珍埶宧文鈔

珍埶宧文鈔卷四

武進莊述祖葆琛

凱風篇說

凱風之詩者美七子之孝也七子之母而猶不安其室衛之政教之衰也不言七子諷其母而言美孝子者由七子之能盡其孝道以成其母之志也蓋其兄弟相與自責之辭以爲生而不造夙遭閔凶根淺質微見風則僵相扶衆弱僥地族居如棘心之難長養焉夫凱風之吹物也當夏日之舒長被物而不傷物莫不以生以育夭夭然盛也及七子之能少長母之勞心病苦不可計

敷矣棘且成薪矣凱風之煦嫗自若而木已各自成就其材若不知風之吹已然者非惟長養之又且教誨之何母之聖善若此而子竟莫之知也以爲不令誠不令也彼浚邑之下有寒泉焉汲引之灌溉之民生日用無不給也有益於浚者也有子七人不爲少矣猶不能養其母而使其母勞心病苦乎誠無所逃其罪矣引咎自責若無可容蓋七子欲諫則恐章其母之過欲默則不得已故作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悦人而子不能盡其誠以慰母曾鳥之不若也君子謂七子能幾諫矣曾子曰從而

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由己爲賢人則亂幾諫之道盡於此矣故詩人美之而作凱風之詩也

碩人篇說一

碩人之詩曰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此言諸侯嫁女於諸侯留車反馬之禮也傳曰農郊近郊也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諸侯夫人來嫁之時自乘其國之車至所嫁之國說之於近郊何也禮后夫人踰閾必乘輜軿鄭氏巾車注云翟車如今軿車是也諸侯以其夫人之車服送其女故乘翟車周禮謂幩為總翟車則飾用組總詩言四牡有驕朱幩鑣鑣則所嫁之國於近郊說夫人之車以朱總馬易組總馬而迎夫人以入

也朱總王后重翟之飾也夫人始來得用朱總攝盛也朱總而乘翟車下王后也於是夫人棄其本國之車以朝於君故曰翟茀以朝明夫人自近郊以至於治朝不下車爲禮安得更正衣服於近郊如鄭所云且讀說爲禭并不知字書禭稅音異義亦異也左氏春秋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冬來反馬也何邵公膏肓以爲禮無反馬婦人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譏之也鄭氏箴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昏禮而禮亦各異但據士禮無反馬爲失之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夫

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蓋鄭氏據鵲巢何彼襛矣二詩以推天子諸侯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然二詩但言車而不言馬惟碩人之詩言所嫁之國以其馬易其本國之馬則馬之反可知又言夫人棄其本國之車以朝則車之留可知此雖違鄭而實可補鄭義者也留車爲妻之道者婦人有歸

宗之義反馬爲婿之義者所以明久長之道也問者曰齊衛之路不爲近矣百兩之迎何必至近郊而後易之曰夫人在其本國猶不敢飾馬以朱總必至所嫁之國近郊然後易之禮也夫組總雜色也而朱總純色也所謂攝盛者也夫人而飾朱總僭矣至近郊而後以昏禮攝盛焉敬愼之至也古之用禮者其必由此與曰婿之反馬自反之與抑使人反之歟曰使人左氏譏高固之自反馬爲已傺卑也婿不自反馬女亦不得棄行匹至譏高固及子叔姬來與反馬之禮兩不妨也何氏義爲褊矣曰何彼穠矣之詩毛以爲王姬下嫁於諸侯而儀

膏肓則謂齊侯以王姬始嫁之車送其女異者何也曰
鄭氏特以王姬留其嫁時之車爲留車之證耳則女爲
王之外孫齊侯之女子子然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既不繫於諸侯諸侯何得以送其
女固不如毛義爲長也鄭氏初從張恭祖受韓詩其說
或本之韓詩與竊以爲自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女皆
有留車反馬之禮然皆有等差天子不與諸侯同也諸
侯不與大夫同也其諸侯納女於天子重翟朱總侯國
不得有其車與士妻始嫁棄其夫家之車同則皆無留
車反馬之禮耳故本之毛氏義以廣鄭氏申左留車反

馬之說

碩人篇說二

子夏問於夫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斯可與言詩已矣此夫子與子夏論碩人之詩也言繪畫先以文采而後加以素色猶人有倩盼之美質而加以禮也夫倩盼生而有者也而禮學而能者也有倩盼之美質而不學禮是知有絢而不知有素也蓋素所以別衆采之相雜故繪事先布衆采後用素以分其間而成其文素喻禮也絢喻倩盼也禮所以別嫌明微而防未然君臣之義朋友之交夫婦之道無不須禮以成者故夫

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即曰禮後乎此聖門言詩之家法也毛詩義例蓋本於此試推此以論碩人之詩衛之詩人閔莊姜賢而不見荅於莊公嬖妾驕而上僭甚亂召禍康叔武公之餘烈陵夷衰微矣故本之夫人之始嫁而言其家世之尊榮生質之美輿服之盛一一若美之一若勉之而不知實以閔之也夫諸侯之昏禮有求助之辭焉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故諸侯必娶於諸侯而春秋譏內娶所以防威勢之下流也諸侯壹聘九女而不再娶所以重繼嗣節人情也是以嬖妾嬖幸無由上僭以弭亂端禮之至也夫人始

至乘翟車自蔽茀以朝於君之朝然後入入卽正寢所以正內外之治也故禮昏義必推極於天子與后后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謂之盛德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元王詩曰其君者謂女君也毛詩曰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內外之治基於此矣而鄭氏乃謂夫人始來時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者豈溫柔敦厚之教乎詩人於卒章致其閔而憂之之意曰河

水洋洋北流活活言齊衛皆大國世爲婚姻當不忘先君之好也又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言婚姻之道待禮而行如網罟之得魚也又曰葭菼揭揭言葭菼依隄防而後生隄防得葭菼而益固喻室家之道以色覩以禮成以德固明夫人有孔固之德可以佐人君之外治也又曰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言媵者及送者内外之官無不備也德備而禮備禮備而官備是豈不足以和順家國蕃育子孫乎葢深痛乎莊公之有惑志其不能繼先公之業者亦由此也毛與齊魯韓三家義皆可通惟元王詩以爲傅母誡莊姜之作所謂詩無達詁者歟然以

論語鄭義折中之是其家世之尊榮生質之美輿服之盛無不須禮以成賢而不見答則爲憂傷之辭以防本然則爲諷諭之作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唯日禮而已矣禮也者思之所以無邪也欲知毛詩之義例者以是推之可也

氓行露二篇說

氓之詩者刺時淫風流行婚姻之禮廢始而相誘已而相棄善棄婦之能自悔也男女無媒借貿絲而遂淫奔此衰亂之俗興而貞信之教微也方其來謀之時女愠而謂之曰非我過期而有待奈何子獨無良媒以通意於我父母兄弟乎男謂之曰子無怒吾歸卜筮秋時來逆子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筮云爾夫竟不以爲妻也夫色無不衰華無不落草木且然而况人乎鳩耽於桑葚之甘而不知傷其性也有耽於誘言之甘而不知傷禮義也棄而後悔嗟何及矣淇水湯湯漸車帷

嗟非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之所涉乎何嘗日之濟盈而不知軌之濡也終不能自蔽其醜矣蓋女始終一心乎君子而夫棄之女不爽也是士貳其行也士之罔極也雖然行露之詩已許嫁矣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必死不往至於速訟女豈過甚者耶其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欲夙興夜寐以執婦道一也抑女子之所甚重者行也遠父母兄弟矣終身誰仰望乎苟不以禮而至陵遲其露濡可勝道哉蓋人情至變信誓雖憑其事非一一可復後雖欲自明徒爲人所訕笑耳思之思之誠不可斯須去禮也不思物之變而推其

類雀既穿屋即以爲有角可也鼠既穿墉即以爲有牙可也不思事之反而推其類女既許嫁即以爲有室家之道可也有是辭則有是訟善哉召伯之聽斯獄也無禮則謂之强暴有禮則謂之貞信大爲之防誰敢踰之始焉不能侵陵終焉不至棄背行露尙懼其厭浥矣湯湯之水何至漸及童容至於見逐而爲兄弟所咥笑夫固不仁也女亦有過焉故作詩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淇雖大必有岸也隰雖下必有泮也誰謂男女之際而可無禮以防之哉不思其

反終身已矣此生死自淺之辭也故美氓之反正以推行露之守禮惟在上位者明其禮教焉

大車揚之水式微旄邱四篇說

大車之詩者息君夫人自誓之詩也劉向所序本之元王詩以爲楚伐息滅之虜其君載以大車故其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言所衣猶子男之服而所乘則爲庶人之車矣傷之也至楚楚王使守門欲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夫人以死自誓値楚王出遊遂出見息君曰吾非不思君也吾非不思從君偕亡也然恐事無濟而害及君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自殺息君亦自殺故其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君子美其說於行義故舉而列之於詩也竊謂元王

詩於義爲長問者曰元王詩義則然矣毛詩以爲刺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亦有說乎荅曰此固毛詩之義例也二南王者之風二伯之教故化及乎江沱汝漢平王東遷之後政不行於天下鄭氏譜以爲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明不得有列國之事毛詩著其例於邶風有黎侯之詩則以衞爲牧伯猶召伯之比故旄邱序云責衞伯也天子之命既不行於列國不得以楚滅息責之故以大車爲大夫之車言在位者之節儉也以毳衣爲大夫之服言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迂迴其說以就

其文毛詩之義例不得不然也然則元王詩王風何以得有列國之事曰此東遷以後之又一變也自桓王爲鄭所敗其後疆國數見侵削莊僖之間王畿外諸國虎虢滅於晉申呂及息滅於楚樊籬旣徹楚遂至雒觀兵於周疆矣息之亡也何不可序於王國之變風哉揚水之詩言諸侯之師戍申戍甫戍許代者不至戍者懷歸蓋政令之不行久矣平王不知脩其德政以撫其民而復文武之業再傳以後申呂諸妻忽焉不祀雖遠勞屯戍何益哉激揚之水不流束薪煩急之政無救敗亂申呂及息之亡東周之所以日替也黎亡見於邶風責衛

不能脩牧伯之職息亡見於王風傷周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幾不能自保其王室之尊此元王詩之可通於毛詩義例者也故有取焉

鴟鴞篇說

鴟鴞之詩者周公救亂之詩也周公東征二年而黜殷命殺武庚伐管蔡時四國之未底定者惟奄耳朝廷諸臣皆謂殷孽已平九有有截嘉禾致瑞異畝同穎王咨弱弟馳饋於東其所以美周公之功者至矣而公必汲汲焉自明其志若以為成王未之知者何哉方公之未東也邦君御事衆議不可征者幷為一談而其所執之議一則艱大之說也一則民之不靜在王宮邦君室之說也一則考翼之說也三者惟考翼之說尤深中於人心而不可破何則惟天降割寧王德不少延天下臣民

所仰望於孺子王嗣無疆之大歷者其志其事一一皆敬承我先王使天下之人如復見先王焉考翼之說所由來也武王立武庚以奉殷祀而必繫之殺之散軍郊射天下不復用兵矣而必興師動衆且二叔骨肉至親又羣臣之所不敢議者也及公作大誥而後羣疑始釋武庚既伏其辜天下以爲大難克定矣然公之志所爲汲汲者固不在四國而在王宮邦君室也先王以是甚大者遺我以是甚艱者投我故託鴟鴞以自喻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其取我子者既可悲而其毀我室者尤可懼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先王日

夜變此勤此以遺孺子王孺子王不可不知此正憂病之時也彼不知道者豈不以鄭鎬化行之國爲我室而漸濡紂之遺毒餘烈者非我室耶如是則公所謂未有室家者誠未敢信也武王既有天下矣周公既平殷辟矣猶日未有室家豈獨王未敢信即二公亦未敢信則所謂王宮邦君室者未嘗本文王所受之命之邦之民而深思之也夫聖人之視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滿堂飲酒一人向隅則一堂之人皆爲之不樂矣今以天下之大而有一夫不得其所聖人必爲之惻然況紂畿方千里之地頑嚚之度外乎甚爲之積日累功以成此

攻堅之室者雀苕至弱桑土至微然而不可忽也風雨
驟至會巢已傾戶牖漂搖雖悔何及則前有大鳥之難
後有下民之侮而獨沾沾於殷蘖之是翦哉不黜殷命
則不能正四國不正四國則不能致太平不致太平猶
之未有室家也所以黜殷命者本以欲致太平而保室
家也殷人承叙懷德維寧王賓秉禋常服黼冔於是公
之功始敉而公之志始明矣吾謂成王之迎周公雖警
動於風雷之變而亦鴟鴞之詩先有以覺悟之也其未
敢信者未能格知天命也其執書以泣者信以發志若
涉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然維持調護於未信之前而

公得以成東征之功者則二公之處內又曷可少哉嗚呼予音嘵嘵我室幸無毀矣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此有邠之家室也至幽王而蕩爲魁陵糞土平桓以降政令不行於諸侯所謂王宮邦君室者僅一隅而已矣鴟鴞之詩曰予未有室家雨無正之詩亦曰予未有室家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聖人之言可不畏歟

雨無正篇說　改

雨無正之詩者正大夫之侍御於王者作此剌幽王之無道以至失國而平王又不能復先王之業棄其舊都也謂之雨無正者雨自上而下猶王者之教令自上下者也二王並立侯伯卿士衆多如雨人自爲正而非天下所以爲正也自是而王政不行於天下平王以降無雅矣原其所以敗者幽王暴亂不修德政朝列佞邪之臣目悅靡曼之色疏遠君子昵近小人去和取同犯義悖禮夫女德無極人心孔艱恃其權寵毎懷匹嫡之心矜其微勞即有無厭之望而況顛倒衣裳變亂白黑者

乎天怒於上民怨於下禍亂並興斬伐國脉其已事則然矣嗟嗟天之報殃於無德者也必與其民褒氏伯服有辜者也有罪者既伏其辜顧此無罪之民相率而徧及於㓕亡顛隕不知其所底止也天之降威疾急何弗慮弗圖至此極哉且天之於人君至無已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先惕之以災害尚不自省又警之以怪異使非大無道者天未有不扶持安全之故大誥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圖我周邦此周之所由興也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此周之所由廢也自后稷以至文武成康德至盛矣景命之長其將墜乎既言昊天

又言昊天刺幽王又刺平王也驪山之禍災逮厥身天
末厭亂攜王干命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
盤爲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
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
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
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杜預云攜王幽王少子
伯服也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束晳
據汲冢古文以伯服非攜王而劉光伯則謂幽王死後
褒姒之黨立伯服爲王孔頴達又謂伯服立爲王積年
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說皆不足盡信按左氏春秋

云攜王干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以當日之時勢揆之宗周既滅天下無君世子宜臼廢非其罪固宜立者也諸侯之建王嗣豈得待攜王既替之後哉攜王未立為君則不得謂之攜王攜王既立積年則平王之立不得在攜王既替之後所謂建王嗣者廢偽命而使天下定於一尊云爾然則郟鄏之遷固在此時矣兩無正作刺之詩東遷之議猶未定也平王特辟犬戎之難依申許以自安耳當此之時二王並立諸臣蕩析離居卿士莫肯夙夜供職也侯伯莫肯朝夕王所也人心未壹天位亦搖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此詩人所為痛哭

流涕於是弗慮弗圖而呼天以愬之也向使平王覺悟而知自爲慮自爲圖痛心疾首不忘君父之仇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日夜淬厲克復王都外攘犬戎內撫諸夏不數年而周之疆土復完周之景命復融矣慮不出此而苟且旦夕之安局處一隅以爲室家之計獨不思彼黍離稷實者又何人之宗廟宮室也鼠思泣血言出而見疾矣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棄法言之正軌蹈覆轍之迷途下令則衆多狐而用賢則輕如轉石去佞則重如拔山在位者皆不可任使之人容身者盡巧言如流之輩卒得罪於君無所怨於友睽孤特立上

下狐疑不畏於天莫可用辭此誠不終月之計也僅一二侍御之臣惛惛焉以是危苦之言爲王告耳然且不能安其身哀哉其卒章曰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此託辭謂友之賢者以切諫乎王也爾者爾友也不敢斥言王也侍御之臣雖遭亂世義不得去故相誠不可以時危而不仕不可以不信而不言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虞舜之盛德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少康所以復禹之績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即乎王之出子然一身耳天下激於義之所在而奉爲共主不爲宗廟社稷計不爲子孫黎民計而區區未有室家之

是慮乎周公以天下爲室家故鴟鴞之詩云曰予未有室家平王以一隅爲室家故雨無正之詩亦云曰予未有室家治亂得失之機決於此矣繼亂世之後而欲爲政於天下者可不以是爲炯戒歟

生民篇說

生民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正義云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王者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后稷於成王十七世祖也謹案生民之詩說者多失惟傳義爲最醇鄭取魯齊韓三家之說以與傳違王肅述毛又以其說坿益傳文以難鄭其餘於王基馬昭孫毓諸家辨論皆不得其要領謂姜嫄履大人迹者一失也魯齊韓三家舊說也司馬遷褚少孫劉向說皆同謂姜嫄爲帝嚳元妃者二失也本大

戴禮記帝系篇亦好事者坿益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謂帝為高辛氏之帝及從於帝而見於天者三失也此王肅增益傳文以駮鄭謂帝為上帝之說謂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故棄之者四失也馬融之妄說也而肅以融言為然謂先生為首子者五失也箋疏之誤解傳意也謂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者六失也見劉向列女傳本元王詩亦魯詩也謂姜嫄與后稷故棄之者七失也箋與傳違者也謂帝嚳承天意而異之天下者八失也謂堯命使后稷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者九失也皆肅增改傳文以駮鄭者也

謂肇祀爲郊兆之祀及后稷於郊祀天者十失也箋與傳違者也去彼十失實求一是謹就各章條其義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傳曰生民本后稷也姜嫄姜姓也后稷之母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高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履踐武迹敏疾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

氏之世妃介左右也正義云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
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
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
都生帝堯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稷契
俱爲嚳子鄭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
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
帝嚳之妃故謂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與左傳世濟之
文協也謹案緜之詩曰民之初生生民之詩曰厥初生
民傳一則曰民周民也一則曰生民本后稷也蓋湯武
之興皆起於諸侯諸侯不得爲天子猶大夫不得爲諸

侯大夫必受命於諸侯而後得爲大夫諸侯必受命於天子而後得爲諸侯天子必受命於天而後得爲天子而天之命之也必反其始本其所由生正其名曰民古文民之爲字从天从毋从一一地也王以天地人會意民亦以天地人會意祖已訓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周公明大命於妹邦亦自稱我民此皆以其受命之始言之也始受命謂之民國絕謂之民由王推而上之而帝而皇極而後絕亦謂之民此皆以天臨下之辭也周人立姜嫄廟不立帝嚳廟易曰過其祖遇其妣故傳但言后稷之母王肅據元鳥傳文增配高辛氏之帝焉何元鳥

傳曰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高禖而生契以釋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義此釋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故曰姜嫄姜姓也后稷之母言后稷生於姜嫄與彼傳不同知為卅益也釋詁曰禋祭也禋敬也禋讀如眞傳以禋易禋故訓敬明不以禋為禋祀矣夫無子求有子惟高禖之祠為祭無取於郊或高為郊者蓋從三家大神迹之說史記以為出野見巨人迹又從傳祠於高禖高禖不必在郊故或高為郊謂禋祀上帝於郊禖鄭記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祓除之祀位在南郊正義又謂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

先媒之神異於常郊也鄭注月令與此不同意欲會合毛與三家之說後人并改傳文爲郊耳元鳥音義云郊禖亦作高禖是元鳥傳不作郊禖矣且傳以元鳥有祈高禖之事故引月令文以譬被除無子之祭非謂姜嫄亦祈高禖也傳以履武爲踐迹則帝亦謂天也釋訓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音義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宜承拇音畝足大指下誤以釋敏此三家舊說傳訓敏爲疾不破字讀畝舊讀敏爲畝者葢推言后稷得以配天之意由其躬畎畝之事以踐天之迹踐天之迹者后稷藝之天降

之與天合一也故天歆饗其利民之功而左右之攸止者天之所止也公羊傳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王者以祖配天之義也三家不得其說固不如毛義爲長周頌維天之命言文王與天同德曰純生民言后稷與天同德曰敏禮中庸記曰純亦不已則敏亦不已也桉被字讀敏義爲長震動恪恭夙早從事於田野以盡其四支之敏生殖百穀長育民人皆言后稷播百穀以利民之事所謂踐天之迹也正義皆以箋釋傳誤矣箋又以傳但言姜嫄之母故申其說以爲高辛氏之世妃又以高禖之祠爲天子之禮故以爲二

王之後皆由傳意而王肅即約傳文以駁箋亦聖證論之類耳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曰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赫顯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達羊子也謹案傳訓達為生則如當讀而言先人之生而生也終其月者人十月而生天生聖人有異於人或過其月或不及其月也不及其月者多拆副菑害天以是顯其神靈而寧億之使康其禋祀故非拆副非菑害終其月而生子不加病焉鄭以達為羊子說文云羍小羊也讀若達

初學記引作牽七月生羔也亦未及月之義也此蒙上以弗無子言后稷生於姜嫄之事正義亦以箋釋傳非傳義也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傳曰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后稷呱矣后稷呱呱然而泣覃長訏大路大也謹按傳既言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上文乃言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異之於天下前後文義不相顧又移以赫厥靈傳於字愛也下皆王肅私改傳意

謂天異后稷而人不知以爲不及月而棄之至大鳥爲之覆翼始知天異而往取之義自顯然傳訏路皆訓大覃訓長即蒙上呱呱然而泣言之鄭改覃訓爲始能坐訏爲張口嗚呼不與上章連文故改爲下章之首非傳意鄭改傳章句不曰故言者以四章十句四章八句無增減也牛羊以下十九字人而以下十四字誤以箋爲傳轉寫之誤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傳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禾役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也麻麥幪幪然茂盛也瓜瓞唪唪然多實也箋

云實之言是也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正義云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則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釋艸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役爲列言其行列相當言后稷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美能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又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稷爲農師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蓷案正義本作實之言

適也謂定本爲實之言是集註並爲適以箋言是將聲
音則已大矣證之當以定本爲正箋以實亶實訏爲四
章首句故於章首釋之箋釋以就口食謂六七歲時正
義以爲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
就人食鄭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正義說是也傳意謂有
知意時是口所食匍匐以就皆能識其種類岐嶷匍匐時
知識出於天性不待六七歲時也謂后稷之穡有相之
道茀厥豐艸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襃實發實秀
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傳曰相助也茀治也
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雍種也襃長也

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頴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艸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云下言有邰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言爲稷官時事助人者惟神謂若神助之力穀之貴者惟黍稷以黍稷民食之主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閟宮言稙穉菽麥尚書稱播種百穀是也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

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注云銍斷去槀也秸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桓六年左傳云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幾以禾生雖肥不能至薤種種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發管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集註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杜預云郃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譜家有相之道言后稷之敏於稼事有裁成輔相之道也呂覽

上農曰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藉田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以力婦教也故農桑者王道之本也此后稷所以世其官服事虞夏也音義穜之勇反註種雜種穜生不雜並同是音義本作雜穜正義本作𥟍穜𥟍字是也正義釋以爲𥟍穊則非𥟍穜稪種也皇侃論語疏云稪穜者植穊之法先散後覆也食貨志云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艸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耘除艸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甫田傳亦曰耔雝本也呂覽任地曰后稷曰

子能以䆃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又辨土曰穀有穋也必務其陪其穋也植植者其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有行故遫長此皆極畝則根本均調雜種則衰然生長之義也弗艸則雚夷毋淫也盡發且堅則藁數節而莖堅也既榮而齊好垂穎而實粟粟然則穗大而堅均粟圓而薄糠也

此皆后稷之教民稼穡者也不榮而實不字衍爾雅不榮而實謂之秀音義云衆家並無不字郭本有不字則有不字者非也帝嚳四妃后稷爲有邰氏之自出契爲有娀氏所自出堯爲陳鋒氏所自出摯爲娵訾氏所自出皆溯其先世言之有邰氏之女未必卽姜嫄也姜嫄爲后稷之母而帝嚳至稷則非一世也時有邰國絕已久故堯封后稷於邰亦所以順帝嚳四妃子孫皆有天下之卜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好事者卽帝系之文附益以姜嫄簡狄後人踵其失又加以慶都常儀之名謂摯堯稷契皆帝嚳之子所由傳譌也

傳邰姜嫄之國也應劭疑地理志云右扶風斄周后稷
所封顏師古注讀與邰同詩但言堯封后稷於邰無祭
天之文王肅雖述毛難鄭然習聞后稷肇祀謂后稷祭
天則謂稷爲帝嚳之子於義難通故附益傳文以爲堯
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駁鄭二王之後得祀天之
說皆非傳意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
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傳曰天降
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恒
徧肇始也始祀郊祀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釋艸文
唯彼穈作虋音同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

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
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
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秠春官鬯人註云釀秬為酒秬如
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
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以宗廟之祭
唯秠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
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
鄭志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
以恆為徧言種之廣多定本作㮓集註皆作亙字謹按
說文㮓竟也从木恆聲古文作亙集註作恆亙古文也定

本作迺借聲也箋破肇作兆以易傳謂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句度未晰又以諸侯不得祀天解以二王之後皆與傳違高辛氏傳至帝摯而後帝堯代之為陶唐氏二王之後乃摯之子孫不得為后稷之父也謂后稷之父是高辛氏之世為諸侯者則可謂高辛氏之世卽二王之後非事實也後人遂以箋改傳始祀郊祀為始歸郊祀失之矣歸讀若書歸禾之歸逸周書商誓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散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胥飲食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烝享肆商先哲王維厥

故斯用顯我西土此武王旣勝殷於殷郊告諸侯之辭
但言商先王用后稷之元穀明祀上帝則唐虞夏可推
而知不謂后稷自以其元穀明祀上帝也傳謂始祀爲
郊祀者夏時經曰初歲祭初歲𢿱蟄也啟蟄而郊祭無
有先之者故知始祀爲郊祀也言天下九州之民無不
咸獻其力以其皇天上帝之享歸祭享祠皆后稷之元
穀是類播植之功於是極也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
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
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傳曰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
蹂米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嘗之日涖卜來

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蹂之言潤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正義云上有糜芑是穄而獨云黍者以祭用黍爲主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召明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爲粺九升又舂爲鑿則八升

又舂爲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𣫞之後一舂
一簸始爲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爲漸
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
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
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也集註等皆爲䆃黍定
本爲䆃米傳引春官肆師職文以今秋豫卜來歲欲令
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釋畜云羊牡羒牝牂
郭璞云羒謂吳羊白羝是也是以牡爲羝也秋官犬人
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
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載上故言軷也犬人伏用

犬牲此用瓶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太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謹按我猶言我民也謂文王受命之始也推后稷以配天在文王受命之日棫樸言文王之郊則稱辟王緜言民之初生則稱文王而此獨稱我者事天之禮質推事天之禮而以其祖配不敢文也將言郊祀先言宗廟及敬道之祭者事有漸也禮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註云奠謂薦孰時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

燒之引此詩取蕭祭脂則鄭注禮不以此爲爇於行神之位矣軷道之祭卽七祀之行神也夏官大馭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月令孟冬其祀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彼疏云皆中霤禮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向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是常祀行神與祖道軷

祭不同而皆有載此言與來歲嗣往歲則常祀之載非祖道之軷矣以傳文攷之與上取蕭祭脂非一事也箋以我爲我后稷又以取蕭爲爇於行神之位又以祀軷祀天爲一事皆誤傳謂穀熟而謀陳祭而卜訓惟爲陳韋昭魯語師尹惟旅注云惟陳也穀熟而謀陳絕句陳謂祭謀謂卜易曰人謀鬼謀注云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是也正義謂穀熟與上四穀相連似矣又謂陳祭而卜爲陳列嘗祀祭之日豫卜來年善否則非也又以思訓惟亦誤以箋爲傳詩言蕭合黍稷不言灌鬯以上言秬秠所以爲鬯互相足也穀熟而祭當爲冬烝七祀獨

言行神則月令冬祀行盍用周禮白虎通義五祀冬祀井與中霤禮異二者皆穀熟後祭然後以來歲夏正祭天三王之禮一也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迄至也箋云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謹案箋以后稷肇祀爲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誤上言以歸肇祀者言自四代以來天下庶民皆以后稷之元穀歸祭於天子也此言后稷肇祀者言文王受命推后稷以配天即酒誥所謂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是也禮表記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

饎黍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引此詩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注云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是鄭注禮亦不謂后稷肇祀爲后稷祀上帝於郊也固不待辨而知其誤矣而說者往往引箋義說傳義則又誤於王肅述毛之妄且陋也

既醉篇說一

既醉者成王致太平之詩也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云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於無筭爵故曰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是太平之實事而必於祭祀言之者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故因祭祀而美之以見世之太平云爾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傳曰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也傳解爲二箋又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謂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

算爵也傳以事爲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尸飲五獻卿
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
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
故略舉以包通之焉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也景大
也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知君子爲
成王者以詩言萬年而萬年又繼以祚允景命僕申言
之曰天被爾祿明是天錫之則此介爾景福亦天也福
謂五福者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
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
也以詩具此五者明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旣醉以酒

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傳曰將行也箋云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算爵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當有萬年之壽言天光大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使政教常善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傳曰融長朗明也始於燕饗終於享祀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春秋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所謂善終有始也故於祭之時公尸以善告王使受福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曰恒豆之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攝以威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云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承上公尸以善言告者由祭饌則潔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傳曰匱竭類善也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
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永長也孝子之行非
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頴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成王之臣威儀甚
得其適時之中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以善道
矣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傳曰壼廣
也胤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女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
及於天下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
及於天下天又長與之福祚使及後世也其胤維何天
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傳曰祿福也僕附也箋云

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天覆被之長保位祿臨天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汝傳之子孫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傳曰釐與也箋云與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從隨也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既與以女而有士行者爲配耦又隨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謂天之大命附著也謹按箋訓俶爲厚訓壼爲捆與傳異義今終有始傳義爲長至壼爲廣又爲捆兼此二義壼訓始俶周語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

不忘之謂也所肩也者子孫播育之謂也又曰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播育之所說文口部云壼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壼以偏旁條例推之壼當從行部从行壼省聲壼爲宮中道說文凡訓道者如術街衕衛之類字多从行壼在宮中與通達之道不同故从壼壼猶混也壼猶捆也則壼兼廣裕混厚二義矣此箋之可以補傳者也

既醉篇說一

既醉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詩言諸福之物無不備至故變以洪範五福明之又申之以十倫之義非然彼君子者獨何故而得此哉既醉以酒者盡其禮也言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算爵而皆醉既飽以德者終其事也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也事與禮皆本於仁義之德故理兼十倫在廟之人無不志意充

滿也君子萬年者言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介爾景福者言天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爾殽既將者將行也殽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徂賓以尊卑差次行之也介爾昭明者昭光也言天又光大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使之政教常善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融長朗明也言天旣與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祭爲禮之終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之禮爲始言成王之善於禮有終必有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公尸以

善告王謂殽辭也籩豆靜嘉者言道之徧至於水土之品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爲致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朋友王之羣臣諸侯來助祭者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匱竭類善也言威儀甚得其宜適時之中能以孝道不乖前哲故天長賜之以其善道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者言成王以此善道施於一家之內謂九族也壼宮中巷也言室家之道廣裕而混厚之以及民人也永錫祚胤者胤嗣也言天長與之福祚使相承續子孫蕃育也嗣上嗣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必言

上嗣者明景命所附也天被爾祿者祿福也言天覆被其子孫以福使之長保位祿也景命有僕者僕附也言王之子孫適嗣爲天子大命所附支庶爲諸侯天祿無不被也釐爾女士者釐予也言天降予以女而有士行者使爲妃耦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從以孫子者從隨也言隨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大命所以常附著也周自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故詩人推本言之焉謹按箋訓微爲厚與傳義違又以君子有孝子言成王之臣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又謂類爲族類皆失傳義兼采周語載

記正之盡以祭祀言則非主祭者不得稱孝子孝子既
謂成王則類當從傳訓善祭義曰大孝不匱又曰博施
備物可謂不匱矣言善道之極也自內外之官同異姓
之助祭者無不盡其禮終其事此所謂人有士君子之
行也此所謂廟中見竟內之象也故曰太平也

旣醉篇說三

余讀旣醉傳而益歎毛詩義之長也鄭王以來知此者鮮矣傳有以一辭而括全篇者有以一辭而貫通前後章者後人乃句櫛字比爲之說鄭之違傳旣失之王之述傳亦未爲得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傳曰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非謂饗燕是禮之始享祀是禮之終謂醉酒飽德以盡其禮終其事者於享祀爲終於饗燕爲始也介爾景福者謂助此大福以惠下也介爾昭明者謂助此昭明以事神也何謂昭明禮運記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祭義記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昭明者聖人之知氣在上所謂於昭于天在帝左右也是故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洛誥曰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又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德不足以配天者則無以爲之極無以爲之極則無以教天下如是而言人有士君子之行將何所取則哉皇極建於上然後斂五福以錫

庶民此周公所以誕保文武受命而成王所以致太平也何謂昭明有融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肜當爲肜借爲融融與繹皆長也相尋不絕之意也君子有高明之德令聞不忘以繼其祖考之志以述其祖考之事不忝前哲又能博施備物以善其終舐以此終又以此始祝以孝告孝子之克類也嘏以慈告公尸之錫福也所謂令終有俶也至於備內外之官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及同異姓之助祭者其言正祭葢詳而酢酒飽德則繹祭之日饗燕之禮孰爲始孰爲終章章明矣故復爲讀詩者舉隅焉

鳧鷖篇說一

鳧鷖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箋云君子斥成王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執而不失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也致太平之君子能執持其盈滿守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傳曰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既清既馨馨香之遠聞也箋云

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
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
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而美成王
事尸之禮備爾女成王也女酒殺清美以與公尸燕樂
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也釋鳥鷖沉鳧郭璞云
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鷖陸機疏云
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與鳧俱
在涇故知鳧屬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夭殺故萬物衆
多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
也公尸之在宗廟謂正祭公尸來燕則祭後燕尸也燕

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有司徹是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也郊特牲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堂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言公尸來燕又言公尸燕飲知事尸禮也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傳曰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旣多旣嘉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矣來爲爲厚爲孝子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爲猶助也助成王也上言在涇此言在沙則

在涇水之旁沙也易需卦九二需於沙注云沙接水者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箋以每章各爲一祭在涇喻宗廟鳧出在水旁猶神居國外惟四方百物之神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又以周禮差之惟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箋此章爲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傳曰渚沚也處止也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春官大司樂祭天地皆在丘故以爲喻公

羊傳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曰止得其處鄭意或然也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傳曰潨水會也宗尊也崇重也箋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說文曰潨小水入於大水也從水而次沙次渚漸高地水外之地潨然而高潴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爲瘞埋之象也言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既燕于

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惟社稷故知旣燕於宗爲社宗也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傳曰亹山絕水也熏熏和悅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時旣太平鳧鷖之鳥在山

絕水之鷖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繹飲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文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守成而已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謹按箋以鳧鷖所在與祭處非傳義而王肅述毛以爲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以駮鄭亦非序義夫周至成王繼文武之功業而後致太平太平之君子非謂成王而何鳧鷖水中之鳥謹愿者人可人其尊而不可狎故其

好之也則其至也百往而不止欲取而玩之則舞而不下也詩人以喻民焉涇水出安定涇陽西笄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禹貢曰涇屬渭汭謂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也故詩一章言涇四章言潨言涇入渭所歷邠岐豐鎬識王迹之所起也小水入大水流而不盈盈則有壅之者也水中散石為沙至微也俄而潨焉俄而亹焉其成也非一日之積也盈也孰持之成也孰守之非太平之君子孰能之讀鳧鷖之詩當求太平之君子所以守成者不必分釋祭處也序言神祇祖考者古人言祖考必言神祇禮中庸記言宗廟之

穆而終之以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安得謂序昭穆之等
皆兼事上帝言之乎故說詩不可泥也

鳧鷖篇說二

鳧鷖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說者以爲是詩也主祭宗廟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卽求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卽來成來爲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者言持其盈滿守其成功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成之旣難守之不易惟太平之君子能執而不釋主而不失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也鳧鷖在涇者鳧鷖皆水鳥太平則萬物衆多獨言鳧鷖者鳧鷖

鳥之謹愿者人入其羣而不亂𢎞之則舞而不下也以喻民可近而不可玩也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禹貢曰涇屬渭汭水獨言涇者涇入渭所歷邠岐豐鎬王迹之所起也言潨又言沙者潨水會也小水入大水也沙水旁也水中散石也渚沚也亹山絕水也沙積而爲渚渚積而爲亹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所謂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也其危亡傾覆者亦如之故謹小慎微太平之君子所以守成也公尸來燕來寧者祭之明日繹而燕尸釋宮曰廟門謂之祊祊之祭於廟門

外之西堂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故名焉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所以求神也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彼傳謂基門塾之基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也塾有內外內塾北鄉外塾南鄉寧安其禮也宜宜其事也處止其坐也宗尊其神也熏熏和說之至也爾酒既清爾殽既馨者馨香之遠聞也既多既嘉者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

也湑莤之也莤酌用茅明酌也脯服脩也所以酳尸也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宗子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推事尸之禮以降福祿於族人也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者言成王事尸之禮備備者成也文武之德至成王而後成也來爲者厚爲孝子也成王能厚行之欲使後之爲孝子者皆厚行之也來下者爲之成之故神降之福祿也崇重也周世世脩德以至成王故言重也無有後艱不敢多祈也其福祿旣爲之成之自天降之累世戩之而其終篇但言無復有後日之艱

難而已此神祇祖考所以安樂之也謹按箋以鳧鷖所在與祭處與傳義違故推王者繹祭之禮稱之既醉言太平本之於正祭鳧鷖言守成詳之於繹祭傳所謂始於饗燕終於享祀者益明矣

玄鳥篇說

玄鳥序曰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正義云祀當爲祫者以經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言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謹按鄭改元鳥祀高宗爲祫

而以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爲時祭非傳意也傳謂烈祖爲湯有功烈之祖是烈祖卽契則三詩皆同不獨元鳥祀當爲祫矣時祭祀也祫亦祀也正義又謂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祭亦非也鄭又謂高宗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亦誤正義申鄭謂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則不獨主於高宗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故知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今卽商頌考之那烈祖元鳥一祖二宗之詩具在皆本之始祖序皆言祀以爲祫祭亦無不可不必强生異同

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傳曰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高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畿疆也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

之殷地而受命國曰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
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
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
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后君也商之先君受
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
功法度明也交龍爲旂糦黍稷也諸侯建龍旂者十乘
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
後八州之大國止猶居也畿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
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
也假至也祈祈衆多也天下旣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

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衆多百祿是何謂當擔
負天之多福正義曰毛云鳦鳥云燕燕鳦也色元故又
名曰元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月令
仲春云是月也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
往后妃率九嬪御則元鳥至之日有祠高禖之禮也大
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
女簡狄則契爲高辛氏之子簡狄爲高辛之妃云元鳥
至生商者則是以元鳥至日祈而得之也元鳥以春分
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
天下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

時美其得天之命若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云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芒芒爲大貌也正長釋詁文傳於奄字皆訓爲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此當如肅言也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匝之言故爲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爲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

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又申鄭云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也其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從者也立政曰三亳阪尹是也鄭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

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臯南轘轅西降谷也杜預以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以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古帝謂天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故得稱爲古帝也文能爲旃春官司常文以大旝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犕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殷禮既亾無可攷據以剏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旃入天子之門至祭時

奉黍稷之饌以助祭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衞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說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箋以畢域共文當爲界

域贊兆故轉擧謂兆言已合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爲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謹按箋從三家說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以易傳史傳言簡狄姜嫄之事皆與毛詩不同姜嫄事尤多歧互說已見生民詩劉向列女傳但言棄母姜嫄邰侯之女契母簡狄有娀氏之長女皆當堯之時不以爲配高辛氏帝而史記則有帝嚳元妃次妃之文燕卵之事亦戰國時好事者爲之然與履大人迹說解履帝武敏有別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又曰恐高辛之先我則言有娀氏女爲

高辛帝妃也呂氏春秋音初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樂記謂之音始則言有娀氏女致元鳥之祥也楚辭又曰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嘉又曰高辛之靈盛兮遭元鳥而致詒則又言帝嚳以元鳥之祥而以嘉禮聘簡狄也推其事當是高辛帝遭元鳥而聘簡狄於時或有元鳥爲媒之說是以謂之媒官嘉祥無所謂谷卵生契之事也蓋有娀氏女簡狄爲帝嚳妃其後世爲契

至湯而有天下與姜嫄不必同時魯齊韓三家取其說而附會之後人又以增益帝系之支鄭月令注云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爲禖神之也雖亦用吞卵之說而謂高禖之祠始於帝嚳此詩可以徵信特謂姜嫄亦祈高禖故鄭記言先契之時已有禖氏祓除之祀同蔡邕月令章句非鄭本義也使元鳥至之日舊有高禖之祠則詩不得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爲商受命之符矣綿與生民皆言民此與長發言生商

者綿生民推本朝受命之始由其先祖之功德而其辭
又皆周公所定故自言民也元鳥長發周太師所錄道
廣顯德昭明廢昏故錄其詩必言其世也爲昭以長發
是宋爲殷後郊天之詩謂禘爲郊雖鄭氏之家法而謂
商頌非殷時作與魯語正考父校商名頌於周太師合
也若殷時所作則自微子以來卽歌以祀其先祖何至
正考父始得之於周太師且旣云校則宋所存者必有
異於周太師矣蓋殷命旣黜則不得言生民雖善無徵
無徵不信此之謂也武王靡不勝言湯有武德而致王
功武丁爲人子孫無不任也卽孟子所謂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由運之掌者皆約此詩言之也箋以武丁孫子爲高宗之孫子以勝爲勝服皆誤箋以糦爲黍稷說文云饎酒食也詩曰可以餴饎饎或作饂或作糦與泂酌傳同音義韓詩云大祭也此三家義之可通者也箋易傳員均云員古文云河之言何也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傳員隕皆訓均蓋破字讀均詩又作畇字亦作旬說文作縣均平均又墾辟也言平均墾辟以定王都之疆畔維河爲限盤庚之誥所謂古我先后罔不維民之承保后胥高鮮者是也祀高宗而追述契

之系自高辛及成湯之受命盤庚之治亳殷何也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兄弟相繼小辛立殷復衰宗廟不脩武丁繼父小乙始復陽甲以下四親廟故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又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成湯於亳殷受命至盤庚行湯之政百姓由寧而武丁又修盤庚之政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立其廟曰高宗於祫祭序昭穆而歌是詩周太師錄之以爲後世法也又正義以爲域有者封域之內皆爲已有非訓域爲有此不明詁訓之故也詁訓以轉注爲正而亦有假借同均同毋之字多見於爾雅釋言釋言者釋音也域

之爲有猶員之爲均史記禮書曰人域是士君子也苟
子禮論域作有安得謂非訓域爲有哉此正義之失也